

新生命大衆文庫 大都會之一

上海

朱

璟 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大都市之一

上

海

朱環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大都市之一)

上海

——定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編著者

朱

璟

出版者

陳寶

驊

翻印必究

1—3000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中市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福州路中市

新生命書局



(上) 七十年前的上海外灘

(下) 現在上海的外灘



(上) 上海繁華市區及跑馬廳鳥瞰
(下) 上海郊外及南市飛機場鳥瞰

上海 目次

卷

七十年前的上海外灘

首

現在的上海外灘

圖

上海繁華市區及跑馬廳鳥瞰

插

上海郊外及南市飛機場鳥瞰

一 祖孫三代

一

二 六十年前的上海

七

三 上海的特殊地位如何造成

一二一

四 狂熱的投機市場和不出烟的烟囪

四〇

五 鴿子籠……………五九

六 『上海之將來』……………六六

一 祖孫三代



這一天正是『冬至』，並不冷，好像要下雨。下午五點鐘光景，天就黑了。上海北站的月台上早已開亮了電燈。許多旅客正從剛到站的列車裏湧出來，鬼趕在背後似的朝出口處跑著。不多一會兒，那靠近

列車的一段月台上已經沒有人了，月台出口處却擁擠着五顏六色的一個大人堆。這當兒，冷清清的列車的二等室門口閃出三個人影來。第一個跳下車來的，是二十來歲的青年，穿一件花絨的拉練球衣，臂上掛一件夾大衣，不戴帽子。他下了車，旋一個身，把大衣披在肩頭，演了個柔軟體操式的雙臂向上屈伸，一面朝著車門喊道：

『爸爸！小皮箱交給我來拿罷。』

『要小心呀，』這樣答應着，一口24×14吋的西式手提箱就由車門口的一個中年紳士的手裏遞給了那個拉練球衣的青年，却又找補着說，『你就專管着這個。扶爹爹，有我呢！』

中年紳士氣色很好，看樣子頂多四十掛點兒零，穿的是駝絨袍

子，外罩馬褲呢中裝大衣。他一手撩起大衣的下擺，一手扶著一位白鬚的老人慢慢地下車來。這位老者，就是那青年的祖父，單看他那白鬚子，你至少要猜他將近八十，可是你再看他那紅噴噴的臉，他那很有精神的一雙眼睛，你會覺得他頂多不過六十四五；實在他是七十二歲，前清咸豐十二年（公曆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五路進攻上海的時候，這位老人家剛剛出世，那時候，他的祖老太爺正帶了家眷避難在上海的英租界；那時候，這北車站一帶那裏會有房子，蘇州河以北全是田地，現在的公共租界中區的跑馬廳裏那時還有小村落呢！

祖孫三代走到車站外邊，就雇了一輛祥生汽車，去落『棧房』。他

們祖孫三代中間，那老祖父是十歲那年跟着家眷離開了上海以後，只在十五歲上再來過一次；那父親呢，自從民國十年以來一年總要來上海這麼一次，每次停留個把月，他算得是『老上海』；至於那青年，這次還是第一次來，可是他讀書的學校却也是在都市化的X城，所以他對於這陌生的上海的一切倒也不覺得怎樣奇怪。獨有那七十二歲的老祖父，他腦子裏記得的上海還是六十年前的上海，此時坐在汽車裏看着馬路兩旁的洋房那麼高，馬路上的行人和車子那麼多，鋪子的門前和大玻璃窗裏裝着那麼紅得亮得作怪的『年虹』廣告——他就睜大了眼睛，嘴裏『嘖嘖』地，心裏想道：原來從前的上海連影子也沒有了！

他們到西藏路的一家大旅館，就會着了早一天先住在那邊的家眷。這是男男女女一大羣；有那位老祖父的五十多歲的大兒子克勤和他的夫人和兒女，有二兒子克讓（就是同老祖父來的那位中年紳士）的夫人以及十多歲的小女兒；還有大房裏大少爺夫婦和三歲的小孩。老祖父和衆人見過，剛剛坐定，猛的就聽得頭頂上一陣哈哈大笑，笑過後就是咿咿唔唔的像是說話又像是唱戲，中間還夾些沙沙的聲音。老祖父抬起頭來細看，牆上是一個小洞也沒有的，只有個小小的木匣子，那聲音就像從這木匣子裏放出來。

『爹爹，這就是無線電播音！你討厭牠嘈雜麼？關了牠罷。』
大房裏的大少爺，就是克勤的兒子，繼成對老祖父說，同時繼成

的夫人，一位二十三、四歲的都市式的少婦，伸手到門邊去掀一下，那咿咿唔唔的聲音就沒有了。

『哦，哦，怎麼就不響了？』老祖父望着牆上那木匣子。

『我關了呢。這裏就是開關。』時髦的大孫媳婦吃吃地笑着說，手指着門邊的一個紐。老祖父回頭望了一眼，看見那紐和他鄉間家裏的電燈開關紐却也差不多，就點着頭坐下對大兒子克勤說道：『我小時的上海連影子都沒有了。什麼都是奇奇怪怪的！』

『可不是！我纔只三、四年不來上海，這次幾乎連路都不大認得。昨天我頭一回聽得這無線電在頭頂噤噤咕咕響，我也是嚇了一跳的！』克勤笑着回答。大家也都笑了起來。

吃過了晚飯，大老爺克勤，二老爺克讓，帶着大少爺繼成一對小夫婦，出門拜訪親友去了。老太爺坐在沙發裏，聽無線電播音的漁光曲。聽了一會兒，他就搖手叫『關住』了，捋着他的白鬍子慢慢地說道：『克勤他們去拜會的周親家住在什麼北京路麼？你們叫什麼北京路，我就不曉得在那裏，剛纔克勤說那就是從前上老太爺在咸豐十年逃難到上海來住過的李家莊，那我就記得了。那時，我還沒有出世。後來，聽你們的太公說，當初夷場北面就到李家莊爲止，西面呢，哦，就到界路，（現在的河南路），東面到了黃浦江，南面到洋涇浜……』

『洋涇浜麼？現在沒有浜了。現在叫做愛多亞路。』拉練球衣的青年，二少爺繼美，插嘴說：『他這點知識還是今天在火車上聽他老子談起上海那一條馬路最闊的時候得來的。』

『哦，哦，那時候的夷場不過八百三十畝地皮，』老祖父捋着鬚子只管他自己說下去，『那時候還只有英國一國的租界——這是道光二十六年八月裏上海道台姓宮的經手辦的案子。』

『就是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鴉片戰爭南京條約訂定的五口通商罷？』二少爺繼美又插嘴說。

『什麼一千幾百年？鴉片之戰是道光二十二年！』老祖父不懂得什麼『公曆』；他挺起眼睛想了一想，就又接着說：『可是，上老太』

爺帶了你們的太公他們逃難到上海的時候，是咸豐十年。長毛已經得了蘇杭，那時候，夷場也比從前大了，李家莊也劃進英國租界去了，北面的界線到蘇州河爲止，西面的，也推廣到泥城浜……」

「哦哦，說起來，」大老爺克勤的次女珍小姐也忍不住插嘴了，「昨天爸爸說，這西藏路從前就是泥城浜，我們住的這個旅館底下，從前說不定還是些亂坟堆呢！真真變得快爹爹，既然叫牠浜，想來從前這裏有水罷？」

「怎麼沒有！」老祖父眼睛裏顯出得意的神氣來，「還有橋，就叫做泥城橋。那邊外國人跑馬的地方，你們現在叫做跑馬廳的，我小時看見還是個小小的村坊。」

『對了，昨天爸爸還說從前外國人打球跑馬的地方是在現在南京路的北面，河南路的西面，（道光三十年，公曆一八五〇年），所以那個地方現在還叫做拋球場。爹爹，有這樣的事麼？』珍小姐性急地又問著，她似乎不大相信她爸爸的那些話。

『自然真的。你說的什麼路，我都記不準了，想起來是不差的。不過那時候的「拋球場」聽說只有八十畝地皮，你看現在的跑馬廳大了多少？』

『那時上海有二十二層的高房子麼？』繼美少爺巴巴地問。這可把老祖父問得睜大了眼睛沒有回答。二十二層麼？他想像不出這麼高——比三個寶塔還高些的房子聳在那裏怎麼不怕大風吹倒。